游藝塾續文規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七

趙田逸農袁黄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閲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葉紹袁仲韶甫
姪孫袁祚𤏡載之甫　仝校

洪陽張先生論文

文所以發心之精蘊也心不靜不文心不絕不文心不違不文

凡題目一到手須先默會題旨一篇体段及文之光景具在胸中然後下筆則文理貫通自成一家高手若拈逐句杜撰文必不工

作文是替聖賢說話必知聖賢之心然後能發聖賢之心有一毫不與聖賢語意相肖者非文也譬之傳神然眉目鬚髮有一毫不逼真者非爲良工

文章光景能得真趣者隨處有悟凡青山流水光風霽月鳶飛魚躍之趣皆文机也得此趣者可稱解人

言人所不言非奇也發人所不能發真奇也發理精

透即此矣

作文須有趣〻〻者天然之趣也此可與知者道

苟天趣未動文自索然

主司看文如走馬看花須七篇一氣呵成有行雲流水之妙更無一毫滞碍此青錢也萬選萬中矣

作文要知所忌則文自工忌粗忌俗忌庸忌泛忌弱忌冗忌生忌空忌踈忌促忌險忌雜忌滞忌板忌晦忌混忌淡忌顛倒忌斷絶忌雕琢忌詭忌啞忌贅忌澁忌拙撰忌套忌合掌忌疊床架屋精則不粗雅則

不俗俊則不庸切則不泛徤則不弱潔則不冗褻則不生寔則不空竅則不疎暢則不促平則不險鍊則不稺順則不滯活則不板顯則不晦醒則不混有味則不淡妥貼則不顛倒貫通則不斷絶自然則不雕琢正則不詭音律明亮則不啞便則不贅滑則不澁典則不杜撰清新則不套流水則不合掌詞意變換則不疊床架屋

題目上字一字不可遺題目中意一意不可少苟有遺失是謂滲漏

今人作文多為艱險之句自謂新奇而不知其為怪多為鉤深之意自謂精透而不知其為詭多為蔓衍之詞自謂昌大而不知其為浮多為生澁之語自為莊健而不知其為枯多為輕佻之談自謂真逸而不知其為野多為庸俗之詞自謂平正而不知其為腐此皆𡣕毋而效顰西施者也誤矣

題常則意欲新意常則語欲新

題與淺三字題與典人則知之獨淺字人不知則失于太淡蓋淺非膚淺對艱深而言耳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作文亦有三到。氣到。神到。識到。

舉業有三多。研究多。琢磨多。商量多。明經察理爲研究。揣摩擬議爲琢磨。懷疑就正爲商量。

破欲渾而切。承欲簡而盡。起講欲含蓄而冠冕。提掇欲明而爽。正講欲典雅而精透。清俊而渾健。過文欲圓逸。小束欲有關鍵。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有一唱三嘆之音。大束欲題外生意。有斷制而調古

一篇如一股。一股如一句。此一氣呵成。如行空天馬

獨步文場矣

定宇鄧先生論文柬一通

文章家有正有奇如此題應上下做虛實做輕重做對做串做斷做不牽不強詞平氣平此便是正但做得有把捉有挑剔有照綴有起伏照應有休認發捭不俗不浮理到意到此便是奇令人以瀆薄踈庸為正却喚做水平箭豆腐湯以險怪迂誕為奇却喚做打空拳說點話不知文章家正不如此所謂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

月峰孫先生論文

大都舉子業門路宜正不宜襍思致宜沉不宜浮記誦宜精不宜多結搆宜雅不宜俗先選經書程墨二百餘首分作二冊次選論十餘首表三十首都作二冊次選鄉會程策五十餘首墨卷參之作一冊又選先秦兩漢百餘首韓柳歐蘇叅之分作二冊總彚以書囊留置案頭旦暮取而誦習之循序致精周而復始目無他視心無他思口無他念令彼精神命脉收作吾心故物而吾之精神命脉更不知從彼得也由

是取近時諸名家閱之妍媸得失舉莫能逃由是過題一揮操縱闔闢無不如意文機一洩生意勃〻飛動便從清虛圓轉一味妙悟着工夫以精神代色相以議論當鋪排以虛景為實際是謂正覺是謂上乘是謂化境如其未然筆不如手語不達意直是心竅未開取材未富姑且將近時名作翻改百餘首借此一途以熟吾筆〻〻既熟每過題到手便有一段光景一副說話從此料理漸登妙悟前所翻改又脫落無遺矣大抵此事由苦心入之由與心取之由無心

得之絶與有事勿忘勿正勿助相類久而習之當有味乎斯言也然此就文机括言之耳尤有先一着工夫在看書時体認題旨是已余嘗謂文之精意不在時文而在傳註不在傳註而在本題不在本題寔字而在本題虚字不在有字句處而在無字句處姑取一題試觀之其精神有從上文来者有從中間暗伏者有從下面含蓄者此等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求可以神描而不可以象得也惟体認題旨精而思之涵而泳之則鬼神將通之聖賢口語直是吾胸臆耳

如此作文有不妙絶一世耶

具區馮先生論文

評文体者亟言平淡矣而平淡可易言哉坡公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平淡必始于神奇而偽平淡則反神奇今之士薄偽平淡競趨偽神奇而衡文者又薄偽神奇并收偽平淡盖兩失焉故余之衡士不急体之正而急真〻如種子一粒入土時至氣行將暢為枝葉騰為菁華此何惡于神奇而薄之薄真神奇吾以為必不識真平淡昔人論

治曰太上囙之其次和道之最下者與之爭是余所以切磋諸士意也

漢州蕭先生論文

不佞質故拙無以喻人第自念有斂拙者質無通塞者心非質之虞不竟厭心者殆也此心之体本自靈明惟不靜不生不一不違不虛不擴不佞廩廩焉髫年受書謹奉父師之教株守一室命曰惜陰不試事終歲不趾戶外一切俗累不只不着于心且無所棲于耳目者所稱習靜其庶焉比執筆為文雅不喜甲

弱浮蔓語沉思題意良久筆乃下曾有自適者又題滋于詞軼于格費人思索費人齒牙無益也有一子此即序之大不當輒棄去之久且更圖不得于心不已按題一若臨場之命視所製不啻主司握管而雌黃之即欲二三其心不能矣一二勝已奉爲嚴師就正間有所可者喜而愛之思所以可而充之所否者喜而愛之思所以否而去之哥附鄉書之末而呼吾諷咏不厭自以爲足也虛心者宜莫若不佞矣下帷十年精力大竭人不無以過苦見詰則直應曰吾積

故拙不得不爾也而曰是以脫離于筆硯之若夫天下未有紛擾放逸盈滿其心而能有濟者亦未有爭靜專一心歷其心而有不濟者士子試以舉子業驗之無時無處無失其所以為舉子業之心焉足矣

九我李先生論文

日月易邁不可着一姑待念頭此古今學者通病又今會場机局全要脫盡陳言明目張膽各寫其胸臆須與極力鏖戰一場我不肯放了他々纔肯放我舉天下繁華靡麗豈能杜門掃軌自同寒蟬第閒事不

無可省處寧略毋削寧朴毋華寧簡毋縟要以聚精
神于業毋令它有所分不勞則不可以休不靜則不
可以動

近來舉業固徼與舊調不同然不過就題發揮務令
精透而間稍緣飾以古文詞毋入于稚膚淺薄而已
彼以恠僻為竒以呫𠴲為豪以詰曲聱牙為古何論
時文即古文亦豈若是文軌撤甚正更不用過求第
時時拈弄使文机貫熟而嘗觀子史諸書以佐之蓋
古人極善發揮善模寫善張皇有章法有句法誠得

其辭詠法度啟口容聲自然不同矣

今天下之文競趨于奇矣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古聖賢所為文若典謨訓誥風雅禮樂之詞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沖乎如太羹玄酒而其和平雅暢如奏英韶于清廟明堂之上金石相宣宮商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音也安見所謂奇者哉彼為奇者其立意固薄簡易卑平淡將跨躐區宇蹈軼前人以文雄于世而不知其滋為病也抉隱宗玄雜取異端奇衺之說以悠其夸正學之謂何則理病務窮

窅晦闇六偉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為淵湛之思則意猶佶屈聱贅牙至不能以句若擊腐木濕鼓然則聲病決裂餖飣離而不屬澁而不貫則氣病而習尚頗僻不軌于正途令大雅之風為衡則又為世道病也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彼將曰吾惡夫卑卑者也吾惡夫弱而不振者也吾惡夫淺而無味者也而不知所謂文体者自非卑弱而淺之謂也明白正大渾如沖如和平而雅暢之謂也矯卑而務高之矯弱而務激之矯淺而務深之壞文体

均耳撕又甚焉何者趨而之彼者第孤陋款啟之人趨而之此者多聰明博洽之士彼之壞易知而此之壞易眩也是以君子主張世道秉握人文則惓惓于正文體正文體則莫若明示天下以所取舍使人望表趨夫周鼎商彝之器貴于庭則淫巧之工輟矣黃鍾大呂之音作于堂則侏優之樂廢矣誠廣厲學官風以

聖天子崇雅返淳德意令士以通經學古為高一切禁絕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而專責于

督學使者久其任而考成焉歲登士悉取大雅勿使奇詭者與其間而諸所錄以獻之文務粹然一出于正明操進退賞罰之權以振刷之則天下士未有不瞿然顧化竭蹶而從風者也昔昌黎氏以布衣起八代之衰歐陽子一持衡而變鉤棘為平易化險怪為渾厚貞元嘉祐之文號稱至道兩公之功為多嗟乎天下有兩公者則胡憂文体之不正也

王繙表先生論文

文章最上乘曰妙悟人病求妙悟而不識妙悟：

非高深之謂易簡之謂也人不能鏤空畫天亦烏用鏤空畫天而反尊可鏤可畫者歸為天與空可乎文有題〻有竅一竅已具萬竅而必將心覓心象外起象譬如衲子不尋着衣喫飯家風而先注心于纓絡寶珠不足當蝦蟆禪況云悟耶

石簣陶先生論文

予生平害人讀古書而懵聾其語殊誚之曰汝食生物不化耶希有曰化豈易言哉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釀花為蜜〻成而不見花也釀稻為酒〻成而不見稻也文入化境自非精深內融神光外溢又不區〻以學問為長者不能聞先輩云馮開之

作文深構妙想寂如老禪常至嘔血有兩三日方成
一首人詰其故曰不如山場中不得力孫月峰與人
會文終日不成一字日未得文机姑置之不可繩吾
手吳曰之終日乞坐一室不操管不斷卷而神游天
表思之至忘寢食湯霍林自示辛卯以前為文頃刻
千餘言讀之覺有奇氣幸卯以淡每枯一題腴坐鎮
月若木人或環塔而走指盈類叢皆狀
逮一蒙就形凡為枯鳴呼化豈易言致於學者安其
陋更相謬誤以為新奇而文脈日下其卑者摭取殘
餕語葳飾固陋而材者力足以獨運顧猶不敢自信
其心手必寄徑焉主司相顧無如何則繚節目以狥
之上方謂勦襲庸熟而下反謂奇禁之則曰點青有
所取而不能無所畧則曰上固好奇也而謬我不知

不知彼所指者主司固嘗嘗之而特不可棄耳吾願從事斯文者開胸摽腸一一自己出毋徒寄人廊廡下食其唾其為平與奇且無論焉可也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者矣夫瞭然于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繇而不約偏而不負繇似悖偏似奇凡尊與奇殆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為古詞者烏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甚難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

其工也蘇子瞻云楊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文有以艱深而真淺易者楊子雲是也則豈無似淺易而真艱深者乎蘇子瞻是也今之為古詞者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之焉轉相易以為舉業而陋甚累積遝凟而已未嘗實一語吾何由窺其意哉而又自喜以為奇博為艱深噫其亦過矣

霍林湯先生論文

文要于一是一是而百態廢矣今語人以神奇而人

恥之語人以是而反辱也夫神奇則一才情之任耳制義以來能有凡是哉假諸子易擬聖難即今是者吾尚未敢徵而意言象貌各極態而假則惟其有之之謂也

吾異夫今之為文者已則無肉而借人舌也借于舌則卑吾直以舌代聖而反下借諸子則益卑又屋唾之餘也何今之矯然自命豪者不羞人餘也

天下之不思而得者蓋亦寡矣文之為道要以思其不思擬聖者也思以無而聖以極而無故人之靡態

不有而出之無跡可握此之謂善擬此之謂文合之為文者思則烏有而龍入瑰詞夫有詞而已病思有思而已閒聖人況夫思與詞俱畢之人為歐哉

文之平奇皆善物也作者不能平相與輸重奇夫重奇者非真奇也靚妝冶服觀者濫目焉西子即洗妝美矣當其景傳神合標妙義于目前吐微言于胸內人人若意所欲出又意所不到而足極人文之致矣何必奇歟何嘗不奇也

予詩太乙卷浩博奇妍似長于縱横者以其才而亟

收之然予平居論人意遠情真貴在筆墨之外不欲以才見也取太乙舊語視之平蘊而徐引落落焉庶無呈妍逞慱之態嘗見以為今人之雄急射名而好囂衆不問雅俗羅而為奇及其卒然之試時不暇鍊則襍出盜以見穢而渇氣易涸多應則更貧又間者闡禁而始易步以狥之失其故矣是以兩歧俱廢以太乙其才使不能力自洗削豫以磨折其雄而徒自矜也縱而出之豈有既乎伏䘏于素持滿而始發太乙可謂善用才也今好太乙卷者必以為勝舊語夫

合兩者觀之而文之變始見爲才士者宜有以自處矣

鄭初頤先生論文

文章之妙不在排比鋪張第一義在認題認題說理題認真即一二語當足使亂者解隱者顯令人即傾其詞說終不勝也其行文之妙不在寔景在虛景不在比語在於語色飛順解敀如西子太真即其佐帷眠枕雖復淫靡餘味索然不若無意中停眸一盼反使人神情欲死耳

希有一日與余談藝甚劇具道古今文無二種法不同而用法同如詩家能以古詩法作律詩書家能以大字法作細字乃可以語變節次且稱蘇子瞻文以為最古余駴然起謝難之曰誤矣是今人所謂弱者也盡置之而學秦漢希有曰惡是殆非子言也以秦漢為秦漢世無兩秦漢也以子瞻為秦漢迺真秦漢也文拙于用寔而巧于用虛不覩之火乎亘古能傳火而不能傳薪火盡則薪者土而已就使今日鑽燧人氏之槐整始皇帝之灰而用之亦不足貴且火之

用薪而薪反用火是以有盡隨無盡也若蘇子之能相火用薪矣其化物也虛明故也先有性情後有意而自然有詞者也故馳之無轍範之無塵其巧不外借而其光游而有餘惟今之業舉子者闇于用虛之法故不及者陳陳相因守人餲語而文敝過者錯陳為新徵材于他山之石而文遂亡何也一步蹭蹬非勢也一意出入非局也一字肓黃非面目也即學奇非奇也學古非古也竒古在我不在古人其在我猶在古人也余曰吾乃知子之深于文蓋有以也

明龍部先生論文

六經孔孟聖人之言也為六經孔孟亦當如聖人之言夫見理不真晤言不妙即有奇言不得聖人之心泪響不合輕重不倫即有奇言不得聖人之聲夫為人之文即傳聖人之言也今之善傳言者呼吸吹微言冷語嘻笑怒罵長短輕重一如出其人之口善傳言故以体認為悟門以模寫為寔際先得之曰真境次得其聲是曰真響若聖人之言自充之使高聖人之言自寔而故抑之使虛聖

人之言自重自多而故輕之少之語不能盡說不能詳不罄其有不暢其說聖人之言自輕自少而故多之重之無中生有空裏生花如蛇足如兎角皆非善傳言者也若乃啜一氏之餘沫以詰恠骸百家之殘膏以示肥標史漢之落紅以鼓盬四視吾聖人之言如夢如寐且不得比于優孟之學叔敖况有其真乎此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驚獨座淺裏渺學之士或駴耳目識者且敝帚掃之矣

寅所周先生論文

文之奇且麗也至今日而極文之敝也亦至今日而極雖然彼固未能奇與麗也夫奇與麗何足爲大病彼惟詭而似奇靡而似麗則流之濫而文之所爲敝耳余謂高論弘裁奇也若夫擯古競今危側以炫異者則詭而非奇深文隱蔚麗也若夫靡義肥詞縹緲以傳俗者則靡而非麗奇與詭相懸也麗與靡相懸也斬奇而得詭斬麗而得靡猶之畫需而類龐也故曰敝也夫孰知夫奇之非詭詭之非奇也乎夫孰知夫麗之非靡靡之非非麗也乎又孰知夫不奇之奇不

麗之麗也乎嗚呼椎輪变為大輅積水漸為凝氷世之趍也其誰不波然而致擊則極致極則返今極矣安知不返而之平淡也夫平淡者竒麗之對也是文之所自始也弗可廢也

如岡陳先生論文

制義雖曰羔雁之具然未有不顯精一意而能工者夫世儒熱中進取誰不屈首撊骨而何以不顯不一人盡顯一而何以不工者多則有說矣趍時逢世之念紛然殽襍于其中而真識真才反不能自為主而

見所長則謂之不顯一也亦宜又何怪乎不能工也蓋余嘗數困公車矣嘗自驗之則希世之念一動而筆端遂若所縛愈求以中人而愈自失迨後累報罷習為常前念不復動而信心削牘乃卒見收每與吾黨言之今歲闈中見諸同事凡遇學步趨時者皆棄去竊嘆曰此皆窮年矻矻乞靈于人冀一遇者而抵以供主者之胡盧甚哉阿世之學之無所用也然當官服采與脩業寧有異術脩業而趨時則胸臆之真境必有所抑而不自伸究且以拾瀋而受嗤服官而

趍時則本分之職業必有所缺而不獲盡究且以迎合而見耻諸士不必盱衡往昔即耳目所覩記諸儇巧善宦與時俛仰之輩豈不自謂陰陽世局可以立致通顯乃不旋踵而一敗不振者何限其悃愊敦龐殫精竭慮以為民為國者始或落落卒之功見言信中立不推者皆是也則顓精一意而不趍時之明效也

不佞束髮為制義至于今相習最久然譬之農夫老于田逢年則穫不逢年則不穫終莫能解其故妄意

制義之為物也非若詩古文之可以逞才也而為之又不可以無才非若詩古文之可以炫學也而為之又不可以無學非若詩古文之可以才與學惟吾意之所適也而為之又不可以拘拘讓讓不惟吾意之所適吾觀天下雕龍吐鳳之士從事此道往往非溢于格則不及格溢于格則傷累黍遠本色而文病不及格則黯淡無色讀之不成聲而文益病乃高才生溢者三之不及者五之此無他彼其中若有圍焉務期化百鍊為繞指而不悟夫尺水之興波也夫負才

續學猶然不免法縛以是知此道中正〻奇〻離〻合〻能見其才能見其學能見其意之所欲言誠難之難矣有扨尺幅之間雲興霧集不可端倪才勃〻我而不至大傷于格六籍以下子史百家出入变化于筆端如部下素栄之兵不呼而至非博綜之學何以有此而不至遂遠于法意有千古所久秘而以立悟得之亦有儒先累牘所未竟而以片言盡之剖若發朦洞揄覿火而又未嘗為才與學之所使至鬱結而不明正而奇離而合淋漓愉快誠執壇之懸河倒

峽乎也藉令他人為之不溢于格則不及格于此轉覺此道之難盡耳不佞久習此技甘苦疾徐觕嘗之矣無恨才短學尠即欲有所發明若有結約不能自吐故不覺有味乎言之也

象山俞先生論文

夫文有品有机品期立常机期盡变品之說儒生雅言之而机未及知也品譬則聖也机譬則巧也文人才士其大力深心能道天地未有抉聖賢未發而獨所謂机存于手腕之下行于意想之表有者宿不得

語之合而初學滑之者有終日搆思不謀而倉卒立就者𦙶之机在呼吸起伏之間句之机在抑揚轉換之間字之机在點綴伸縮之間稟有天鈞學有火候不期而然莫致而至昔人云文入妙來無過熟又云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皆言机也文觭重品則有遇有弗遇而兼論机則無弗遇也其湯湯而出者淺人亦謂是暢也其洄洄而來者淺人亦謂是利也其雍雍而談者淺人亦謂是雅也其縷縷而陳者淺人亦謂是贍也其勃勃而赴者淺人亦謂是雄也其

憂々而去者淺人亦謂是新也不佞不能禁世之為文者不日異月新不能禁世之閱文者不朝賢暮佞而能信得机之文進作漢天子退不失為尉佗奚而憂不遇也

蓮開季先生論文

夫束合肢骸肖像聲貌果且為我乎我曰我而未始為我也有天倪焉而神往之舍元氣通萬靈獨在肢骸聲貌之外此謂我夫綺麗豔說藻飾辯雕果且為文乎我曰文而未始為文也有天倪焉而神往之舍

元氣通萬靈獨在豔說辯雕之外此謂文夫文與我天倪同神脈同也故我為文天欲合而神欲凝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虛以攝境靜以澄心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然後元氣混合而無端萬靈貫通而不隔躍名理于眉睫鎔今古于俄頃意在筆先情生景外隨物授形而物忘我机緘在我而我且忽自忘我此謂我與文以天合天而器之以器凝神也說在削鐻之術矣夫削鐻工耳猶然解于齋心之說彼其將為鐻而未嘗敢以耗氣也先齋心爲齋三日而慶賞爵

祿不敢懷齊五日而非譽巧拙不敢懷齊七日而四肢形体輒然忘吾有也然後加手不然則已固宜其天相合而器疑神也竊感削鐻而怯操觚者顧獨不然彼夙昔所為醞釀求湛而神脉故自不足也姑置勿論〻其搦管抽思之時亦安得所謂齊心之說而存之憧〻焉擾〻焉以心鬬焉一心求工一心慮不工也蓋工不工兩心鬬矣一心計勝一心復恐不勝也蓋勝不勝兩心鬬矣一心淵沉一心復俄而天飛也蓋飛沉不定兩心鬬矣鬬而不止竟迷覺路

俔雖宅神肔失經勢不得不飾魍魅于丹青矣使俪

于惟幻譬之塑土為偶其眉目色笑何嘗不類于生

人而内乏天俔形非神注䰟然一物兩則敗矣如此

為文蓋敗道也魯穆叔論人有不朽而魏文論文章

亦曰不朽此正余之所謂有天俔焉而神注之者雖

久不敗故曰不朽若乃肢骸聲貌豔說辯雕之倫則

固朽也久矣

宇泰王先生論文

自舉業起而經生視古文若異道然近乃剽古文以

為舉業故好奇者謂莫盛于今日而好正者謂莫敝于今日余以為皆未盡也倖以達意耳不得于意而求逞于倖如剪綵為花初非不爛然久必渝渝必厭故經窮而子子窮而史史窮而釋老亦勢所必至而又何慊焉今不貴之好學深思得聖賢之意而第令舍新取故去詭就庸以是為正文体宜士之不信且從也如以倖而已矣則當論雅俗不當論奇正夫好奇而不辨雅俗必得晦好正而不辨雅俗必得腐惡其贋而併棄其真豈不謬哉故曰未盡也然則宜何

如其文璀璨奪目而其意常主于平淡其出諸浙西京而上之而深以宋人爲師其識可以出入空玄吞吐張陸而守程朱之說惟謹其落筆如神龍矯矯不受約束而惟恐偭規矩背繩墨以爲士趨病此文之至也夫逢時之與正体嗜好若冰炭是論出乃一之矣

寓庸黃先生論文

文期合道而不期應世其中養性靈會神理志一則氣動膏沃而光燁有天机行焉然以語于抱鼓戰陳

之士謂迂濶而遠名寔不頗聽也二三友主過吾廬
而叩者無已姑撮三要以畣之倘亦有牛爲之犧
文之有氣如人身之有血脉壅則病矣塲中作文于
風簷寸晷中而覧者如風之過樹無暇論理論意論
識論格調厄塞斷絶堆垛冗襍便棄去矣氣貴清貴
雄貴達貴溜貴足高文有高之氣卑文有卑之氣志
分氣亂不勝則趨寂寞之氣無于風雲亦猶巢許不
與人事故曰戰以氣勝即使一時虛驕亦自有虛驕
之氣但心靖學術端則爲醇正之氣躁心淺見則爲

渗邪之氣其需于氣則一自古及今氣不一而戰勝者未之嘗聞蘇氏兄弟之文橫絕一世者以氣而已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純氣之守也氣以專聚以激發

文之有机如弩之有机善射者握之箭箭相當鋒鋒相值作者之巧與覽者之玄相觸而動如磁石之引鍼皆机之為也有氣而無机則氣為死煞直徑之物入口易竟便如嚼蠟矣机貴歷貴動貴迅貴旋忌板忌寔忌重高文有高之机卑文有卑之机有篇中之

机有股中之机取全于開闔起伏而妙于一句一字轉聯交睫之間如水魚雲鳥翔泳不已然机不在氣外即行乎氣之中而與為窾合者語所謂撥着痒處是也氣屬力机屬巧孟子曰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也机以静悟亦以習熟莊子運斤承蜩之言可以為喻

文之受色如白之受采玄黄青赤爛然于前令人目炫心揺而不忍釋者是物也作者太素不雕與覽者能得之牝牡驪黄之外者其人蓋世不一二見故氣

違机動而色不燁者勢必不前高文有高之色畢文有畢之色色貴鮮貴爽貴腴貴潤貴紆折貴琢貴長短間貴濃淡匀貴伸縮合貴增減妙貴淺貴飛忌腐忌俗忌套忌晦如春花夏雲天冶百態令人一瞭之際不能忘情無雅無俗旦暮遇之矣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詩有之艷色天下重西施寗久微故知形色之為性者深于文矣色由天授由神來亦由工致嗜古則不俗諧今則不廢不可不知也

太初董先生論文

人靈物也文靈氣也造化舉一切種〻之靈授之人人又舉一切種〻之靈授之文倘非此中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靈而第借耳傭目拾諸履遺此夫陳人戴腐肉朽骨以行縱其時貴洛陽之紙終不免覆成瓿之誚耳故夫千古而上之文能開千古而下之朴千古而下之文能見千古而上之心臭味生韻若造化生成不假雕刻乃可以稱大業而托不朽舉業即小技然要以寫聖賢之神通今昔之變則非胸中別具一机竅筆下別覓一生活未易妙得其解夫

所云机竅生活者政千古不可磨滅之靈而李文饒所謂自然靈氣惚怳而來或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然無声或如日月終古常見光景常新者也余獨喜唐應德言古來文章家各自有本色回悟舉業故耳尼父有尼父本色顏曾有顏曾本色思孟有思孟本色以至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尚書之典術麟經之謹嚴無不各自有本色先輩為文非有他奇巧政如其本色而止而時輩則直吊詭抉奇為不可究詰之語非不怵心駴目然于本色離矣故肖其本色即具

腐皆神奇離其本色即神奇亦臭腐

西河劉先生論文

文章家要路關鎖惟一識而已天下事豈能件件曉得天下書豈能本本讀得進一步識看得一分理路看得一分理復長一步識如看史則識其終始治亂成敗之故看書則識理賢立言發言之旨識見欲細如論理則識到精微玄奧處論古今治亂則識到所以因革利病湊理處論往哲人品則識到真偽中心安勉處此細識也識見欲大如論理則究竟歸于理

人中正和平道理而老之玄莊之肆佛之幻諸子百家之奇特終非聖人之儒為實理也論治則究竟歸于帝王脩齊治平三代有道之化與漢唐宋自不相及也論人品則究竟歸于道德性命上而功名事業文章又其淺也識見欲負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如匡章通國目為不孝孟子欲之游王進士失火人皆吊而栁宗元獨賀是也是在自悟耳

經義者何傳經為義散聖賢之心傳聖賢之神代聖賢之言即經即義矣如心精未透神情未真口吻不

似雖爛然如錦鏗然如玉縱橫氣燄如驍騎勁敵祗勤俗眼難逃慧照縱竊時譽安望遠垂乃近日制義則以鉤棘為深沉虛憍為博大又可恨者做先輩体格以文其淺陋而歸曰復古不知先輩文章妙處果盡在簡短直捷中乎抑傳經處有不可磨滅之神理在也哉

國家文字弱于丘文莊公復有作者咸沿其流弊夫其直方處正先輩所不足處不必為先輩諱而个中神理自足曠世如新聖賢復見瑕瑜自不相掩近日

予遊吳中見一二淺衰之徒法前人句語体製强為文字唱言王唐再見矣予細將姑蘇毘陵一二秘寃叩之情妬也可嘆哉可嘆哉三代之不得不為兩漢〻〻之不得不為六朝勢所必至不廢古亦不棄今何稱古亦可稱今是在高明士耳了凡袁先生曰文無古今精神至于不可磨滅斷然傳矣不可磨者何則予所謂發聖賢之心傳聖賢之神代聖賢之言也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七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八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啓若思甫訂

嗣男葉紹袁仲韶甫

姪孫袁祚熙蕺之甫　仝校

武叔卿論文

夫神何物也、如水中之塩味、色裏之膠青、暗之雖不見形、不可以無形、而謂其非有也、即以身喻四肢九

竅以形用矣而皆恃神為主宰無神則耳目孰與視聽手足孰與持行形悉委形耳矣故神之在文雖無形也而能形形血脉得之而流貫筋骨得之而聯屬色澤得之而光潤以至氣得之而運行机得之而動盪意得之而融洽詞得之而暢達皆是物也文而無神殆如槁木之枝幹雖存生意已撤沉痼之人肩目雖具精氣不屬即縱如雲錦皆瘂詞贅語焉耳何足貴乎

文者心之精也而神所為也神有清濁則文有純雜

神有靜躁則文有雅俗神有昏明則文有顯晦有諸內必形諸外若表影相符未有或爽者也故脩文之士先務凝神〻完則精固〻〻則氣充〻〻則志強天下事無不可為者況區〻文字乎即如庖丁解牛論扁斲輪梓慶削鐻痀瘻承蜩彼皆一執之微然而凝神不二用志不分亦自有得心應手天動神隨之妙況文字原出于性靈若凝神從事而有不工吾不信也恒言文字之妙如有神助非神助之也由自家神至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袁了凡云神到之文

盎然而出、隨物鑄形、或緩若朱絃、而淡中有味、或急若發括、而至理躍如、按之則泰山、縱之則流水、步驟超脫、殆非人力、夫非人力、便如神所為矣

凝神之道、不外乎收放心、心者神之舍也、心定則神凝、心馳則神散、此一定之理、然人心出入無時、最為易放、所以古人喻心曰猿、喻意曰馬、謂其奔走馳騖拴縛控馭之難也、使不有物維繫之、則忽焉在此、忽焉在彼、忽焉歸方寸、忽焉踰千里、心既恍惚而不寧神豈能凝然內舍而不潰亂乎、吾輩要維此心、不必

他求只去讀書作文便是收攝之方譬如好奕棋者終日與人對奕心無他思目無他瞬甚至人事俱廢寢食都忘此雖無益小數然專心致志精神亦有不襍若將此心專用之于讀書豈復有他物可以分奪者乎心有安頓則神有歸宿凝神之道誠莫要于此矣

文生于情者也情暢則文佳情鬱則文苦若源之發流清濁隨之故操觚之家凝神為主平情次之夫情生于心性既動之後繼之而非是者見之才則曰才

情發之思則曰情思滿之趣則曰情趣布之景則曰情景是情之為物活潑周流效力于文字者甚廣情不平文安得佳乎然平情之道不可絕物〻〻則空枯而無據情且索然矣不可着物〻〻則凝滞而不化情且蕩然矣必緣物以生情不逐物以蕩情即喜怒哀樂人所時有豈能不動于念但來時順應過即消釋勿使少有蔕芥以生乖戾如此而情斯平矣故蘇文忠公謂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

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此善于平情者也

大抵情況不佳須借物以陶之或登臨山水以寄其幽遐之趣或吟弄風月以暢其曠達之懷或周旋于魚鳥花木之間以觸其活潑之思或游衍于琴書圖畫之中以適其豪逸之興或假聲歌以鼓其机或托壺觴以瀉其氣達觀君子嘗自得之矣

昔人謂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夫文生于情固矣而情生于文亦時有之一言愜志意興為之勃然片語投

机手足為之舞蹈試驗文字做到得意處真有欣然欲罷而不能者謂之情生于文非乎學者不可不知氣之出言猶水之浮物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故作文主于養氣深根固蒂之道也然氣者体之充也欲蔵欲固惟蔵且固則氣寔而体充天下事何重不可勝何遠不可到况文字乎若氣餒而不充則体弱而志隳困頓顛踣無所不至矣試看朋輩中委靡者其氣昏弱浮華者其氣虛蕩輕薄者其氣躁動鹵莽者其氣粗豪散洩若此渙散若

此均之颺々不附体矣安望其聚精會神而工于文

字乎根不深則葉不茂此必然之理也

蘇子由云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強而能氣可以

養而致渠謂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

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又自謂求

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過秦漢之故都恣觀

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

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

囿之高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

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夫氣体之充耳何以借資于外哉蓋吾輩胸中原有盛大磅礴之氣但束于耳目之未廣局于聞見之未愽故跼蹐齷齪氣遂日之以餒耳若長遊遠睇隨所見聞狀之以壯吾懷其氣當自有超然者今士子雖不能壯遊亦須廣大其胸襟恢廓其志意即如四時之代謝風雷之変化日月星辰之燦爛山川草木之敷布舉凡天地間形形色色生生化化無不可取之以為吾助者若

能隨處觀覽油然會悟于心目則胸中亦自有觸發者矣此養氣之一道也

欲養本來真氣功又不從襲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之氣真氣也要養真氣還從集義來氣之本体原自盛大流行惟有以沮之而盛大者始屈流行者始滞試驗之吾身日用之間念頭時時在天理上行事件件在道理上則反之于心無所愧怍語之于人無所回護其氣自然舒展自然充盛真有千萬人必往者若所行有一事不合于理則人未及

知而自反有疚即暗室屋漏之中不勝慚悔清夜夢寐之間不勝驚惕心安得自慊而氣又安得不餒乎故養氣之道必自立心行事始此吾輩持身作事之寔功不但能工文字而已也

讀蘇文最能助發人氣蘇氏之文其滂沛如長江大河之不可禦其猛銳如鐵騎悍卒之不可當讀一篇只如一股讀一股只如一句雖中間縱橫離合變態百出而氣却一口呵來更無間斷眞文字中絕技也吾輩讀書稍倦時取而誦之頓令精神躍然舉業中

惟有領歐陽歐陽之文自蘇氏來其氣奔沸汹湧有一瀉千里之勢後生熟讀必能助氣力發光燄此放膽之法也

骨者体也人之有是体也骨爲之也肌膚之生〻于骨皮毛之附〻于骨内而五臟六腑係于骨外而四肢九竅倚于骨〻具而体立斯人之所以挺生也骨之于文也亦然布置者格也舉其格而使之立者骨也流衍者詞也充其詞而使之健者骨也是文之有骨亦文之所恃以爲体者也文而無骨即神揺〻而

無所依氣飄飄而無所附格又安能振而詞又安能達乎

骨切附于肉者也要與肉相稱若骨勝于肉易失之寒儉肉勝于骨易失之肥穠皆不為佳雖然與其以肉勝也寧以骨勝蓋骨勝者幹若瘠癯而標猶請健肉勝者肌雖腴滿而体覺癡肥此表裏華實之大較也

大抵骨法要蒼老要沉着要勁健要請秀蒼老則文不纖靡沉着則文不輕浮勁健則文不餒弱請秀則

文不麤硬然蒼老者骨格也沉着者骨理也勁健者骨力也清秀者骨氣也此骨之同体而異用者不可不辨也

骨要健不要軟骨要藏不要露健則風骨稜稜而無卑弱之態藏則氣骨渾渾而無怒張之形即相人者亦然不但文字若此也

豎立者骨也而聯屬者筋也筋附于骨骨維于筋相須而不離者也但骨之爲物也堅堅則能植而不能動筋之爲物也柔柔則能屈而亦能伸故效骨之用

者必有賴于筋也文字豎立撐當骨之力居多而聯絡斡旋筋之用最要學者不可不察也

質資所受于天之資是聰明才辯之所自生也質之生文猶龍之變非其元々本々根柢之極致乎故質者本也文者末也質者寔也文者華也末而根之于本華而茂之以寔斯不野不史彬々然質有其文若質不足而文徒工焉則繁文耳靡文耳所謂務華絶根者也故善繪者先敵素善文者先培質々々所以培文之基也今之摛文者紛々矣而不知其所以文

徙〻輕佻其性，澴薄其習，而巧利其辭，其于質也滅矣。即有文，亦所謂夸人之誕文，鄙人之淫文，纖人之碎文，淺人之捷文，詭人之虛文，而非道德性命之文也。文章關乎世運，其于人也，可以觀心術而卜事業，烏可以無實之虛文，為戕命文之士，不可不深探其本也。

質所以基文，而學所以變質，故袁了凡謂善作文者先正其心，善竄文者先改其習，此正表澄源之道也。柰何輕薄子反藉口文士不羈之説，以肆其猖狂長

謏之習，不知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不足，即盧駱王楊尚不得為佳士，況其下乎，此輩縱負才名，多挫折不發，縱發亦不能遠大，所為承受無地耳，吾願學者務虛心以收已，勿傲氣以凌人，務充養其所不足，勿矜詡其所有餘，惟惟默默，沖虛自守，斯質可還醇而文不難變也

品格者，天分中之等級也，高者不能抑之使卑，卑者不能亢之使高，且如世間貧賤人，自有貧賤之品格，富貴人自有富貴之品格，仙佛家又自有仙佛之品

格品格一定，則貧賤者決做不得富貴，〻〻者決做不得仙佛，此稟受之定体，非力所能移也。故文章家亦有神品、有妙品、有能品、有具品。神品者，脫于塵凡入于化境，猶人之所謂仙人聖人也，品之上焉者也。妙品者，饒于才情，精于義理，猶人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品之次焉者也。能品者，工于推琢，善于組織，猶人之所謂才人親士也，品之又次者也。具品者，才不過人，詞僅達意，猶人之所謂等夷齊民也，品之凡焉者也。文品不同若此。至于庸腐者、粗俗者、卑鄙者、陋劣

者皆下品也下品則廝隸輿皂之屬斯無品矣文字品格雖不容強求亦須自成家數大抵人無問賢愚資各有所近才各有所至即如農工商賈與醫卜星相之流皆不足語于道者然聰明各有所獨到而究也亦各有所就之業謂學者而終不可與進非通論也使殫竭一生精力各隨資質做去久之聰明自開氣質自变究竟將来亦各自成一家袁了凡云梅之清瘦桃之綽約牡丹之富麗各自完其天趣而已文若各完天趣則奇古可也雄放可也清逸平淡亦

可也豈必皆神品而後為高哉

犖犖之大先輩王唐薛瞿其至矣近時成家者精粹無如黃葵陽雄奧無如郭青螺柔澹無如馮具區豪邁無如顧涇陽貧逸無如王辰玉雅細無如湯霍林清古無如葉臺山神奇無如湯海若新警無如項玄池宏暢無如郝楚望富麗無如陳如岡諸家品雖不同要之各極其致各成其家皆上乘之文也學者各隨所近而習之無有不入者矣

才也者性中之良能而作用之所自出也賦才有長

短則作用有工拙即如人生百凡應酬全靠才能幹辦才若有餘則投之艱大能勝付之盤錯能理遊刃恢恢綽有餘地不然支持于此不免顛敗于彼奮迅于前不免委頓于後即欲勉強有所不能矣以故懦弱之夫能擎匹雖不能勝百鈞力不及耳蹇人之子能營銖兩不能運千金才不任耳若撥觚之士而才力有不足則學問雖多不能用意思雖有不能達其中固有以限之也才之不可以已也知是夫

才受于天而成于人者也長短巧拙雖天降爾殊然

蓋之以學語之以養然能擴充其所未備蓋性中良能人人自有惟屑越之委棄之斯精神內消才力外減耳若厚養精神以植其幹博習義理以擴其識殆如飲食歡飫于內氣力壯盛于外才未有不生發而長盛者也

讀太史公及蘇長公文亦能助發人才太史公蘊藉百家包括萬代其文汪洋排蕩令人沉濡終身莫能測其涯涘看他一篇之中嘗累數十件事而鋪敘擺脫不見纏繞常出許多頭緒而裁割整頓不覺重復

即用一極俗事引一極俚語而于中點化淘洗各極高雅王允寧云遷史之文或因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緜緜條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嗚呼後有作者弟可及矣至蘇長公率意而游若無意于為文者然其馳騁變化如神馬游龍不可籠絡有所長即百千萬言而不嫌冗有所短即隻詞片語而不嫌簡時遇難則批郤導窾而不覺遲時遇枯則旁引曲喻而不覺寂公嘗自謂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

洞洞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其所當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如是而已矣二公天授奇才古今罕儷讀其文直令人兩腋翩翩有冲舉雲霄之勢舉業之家恐亦不可不究心也

文字議論皆從識見中來識見高則議論亦高識見卑則議論亦卑所以古人論三長必曰才學識以識之關于著作者最要也試看古來文字雖奇正醕疵不同大要皆有一段過人識見所以傳至于今不朽

不然即擒詞若春華亦與時俱謝耳如歐陽子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則亦奚取于文也然識由志趣中生者也志趣所向識亦因之如仕宦之人其志在功名山林之士其志在隱逸脩養之士其志在性命趣不同矣而其識見所至亦自殊途時有吟咏便各道胸中本色豈有不假矯強而然者以是知卓識朗見必非志趣卑陋者所能有也故學者識見要高先要正其心術端其趨向吾輩日與世情交涉豈能槁形灰心一無所染但把此心放得平平淡淡來亦

不與去亦不留由義理以悅心而或得或失如沙鳥浮浸于水上履坦途以自適而時行時止猶浮雲卷舒于空中胸中時有此趣便是上達君子識見不日進于高明吾不信也若終日轇轇擾擾惟利欲是念一團穢俗填塞胸中則志趣卑鄙甚矣欲更生好識見好議論世寧有是理乎

談讌要高聞見最不宜俗蓋耳目相習染濡最易見聞若素心志隨移所以居芝蘭之室者久之不知其香入鮑魚之肆者久之不聞其臭良由薰蒸漸靡使

然也故善學者先務慎交遊肅聽睹所接者達人君子則非僻之念自消所習者衣冠文物則暴慢之氣自遠所聽者崇論宏議則鄙悖之詞自息陶鎔既久滓滞漸融學以變化氣質功固如是耳今士子所與者等夷朋儕而已切磋不甚嚴也所習者鄉曲細事而已觀聽不甚雅也所聞者閭巷俚言而已議論無甚高也甚者投足于負販之流納交于市井之輩以詼諧謔浪為清談以恣睢狂肆為豪舉習染若此則志安得不俗氣安得不粗識見安得不卑卑而文字

安得不趨于下流乎

識見亦從經練中來蓋閱歷多則知識進理所必然耳在京時鍾文陸公語余曰吾輩做秀才時拘定章句本子文字雖工畢竟不脫書生話頭第後志意漸廣識見自別文字當另是一樣今試為之余退更作數首今稿中知者樂水等篇是也後于中都會錢麓屏月余曰兄知者樂水文字必非秀才時所為渠能辨認若此亦以其識見稍不同耳

陸士衡云理扶質以立幹則文之有理乃文之所以

立也天地間無物無理即木石蠢然者也中亦各有理焉本無理則枝幹無以植石無理則脈絡無以分文字無理則格何以立詞何以正乎吾謂文之有理猶人之有心人惟有心始足以役使衆形不然則渙散而無統矣文惟有理始足以主張詞格不然則枝蔓而無當矣故理之貫于文章猶心之帥乎氣体一定而不可離者也

國朝絀詞賦而用經義正所以觀理若文不務說理則亦無貴于經術矣試觀前輩王唐諸名公之文其

緣理致精深故傳之愈久而愈新今時為文者不根之六經不參之性理洛逞意見競尚詭奇以故穿鑿者滿理傅會者襍理勦襲者溺理用老佛者悖理嗚呼敝也極矣

作文先認理然理無定在者也在吾心有本然之理在事物有當然之理理或不然矣而情又有不能不然者情之所在亦理也情或不然矣而勢又有不得不然者勢之所在亦理也可見理無定在認理非死法凡遇題目到面前須先揆以吾心之理度以事物

之理而又通之以情酌之以勢然後盡理之變所以古人務窮理窮之云者叅伍錯綜以盡其變之謂也如孟子桃應一章便是聖賢窮理之法夫瞽瞍殺人皋陶執之此理之當然矣然以子為天子而不庇其父情豈能安乎則舜之逃父而曲法又情之所不能不然者也皋陶執法而坐視罪人之竊逃情之所不然矣然舜既以父之故而棄天下勢豈容復追乎則皋陶之聽其逃而不問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即此一事便見理是理〻窮而通之以情〻亦理情窮

而酌之以勢、亦理由此而推天下事皆如此窮理
可無難矣作文務造理造者即而有所至焉之謂也
杜静臺謂如觀天之日月者則必身察乎璣衡之器
而實見其遲速之象斯為体認天文之理觀地之山
川者則必身立乎登臨之境而實見其流峙之形斯
為体認輿地之理此所謂造也夫天地間無往而非
理無往而非所當造者乾坤有剛柔之理陰陽有升
降之理鬼神有屈伸之理男女有化生之理日月星
辰有運行之理四時寒暑有推遷之理山川有流峙

之理昆虫草木有飛潛動植之理以至世運有興衰之理政治有得失之理人事有善敗之理而情有淑慝之理大而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有親義序別信之理小而耳目口体有視聽言動之理遠而家國天下有齊治均平之理近而身心意知有誠正格致之理諸如此類皆天地間自然之理亦吾心所自有之理若能一一而研究之一一而深造之斯在内無遺知在外無遺理措之于文鮮有不合乎理者矣

故文字第一要理路熟熟則胸中無滯礙筆下無齟

舒伸紙擗毫有如遊刃于脆物之中驅輕車于熟路之上更無有難之者若理路不熟則窾竅必塞竅竅既塞則筆意必阻阻則艱澀舛錯之病無往而非是矣文豈能通達而無弊乎夫理何以路言也即如四海九州方域各異而路未始不通要歷九州須素習其道里之遠近夙諳其山川之險夷熟識其途路之出入然後舉足走去到處可通若有一處不熟行至中途必費躊躇總去尋問便遷延紆迴躭悞時日矣夫道路不熟不能行遠也而理路不熟獨奈何爲

文乎

文字原為達意而設意不達則無為貴文矣故作文一以意為主然意生于思者也梅聖俞云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袁了凡亦云意制之文思人之所不能思發人之所未嘗發或沿枝而尋根或因拙而索巧或即無而生有或即假而求真妙騁心机出人意表夫意至此可謂至矣若不殫精極思何以有此

意有在筆之後者有在筆之先者意在筆先則化工

之意而非思索之意也人心從太虛而來空洞不著一物而萬物森然具備所謂放下了了無物提起色々俱在此心之本体也人惟物交之後爲私欲所蔽即向學之士又爲見聞所溺是以本來靈明之竅日之閉塞耳若將此心養得虛明洞達無所障礙靜而見天地萬物之理皆吾一体動而見化育流行之迹皆吾生机即取聖賢經傳玩索涵詠点罔非吾心散殊之懿神識在此則胸中時有一個鈩鎚一遇操筆便如成誦在心借書于手蓋吾心原有一篇成熟文

字不過借他人題目以發之耳先輩謂題為我使我不為題所制又云主張要在題目外皆從此處滑之文字妙意全在題外然須索之題中方能滑之題外若遷索之題外則又失之題中如荊川先生惟君所行也講云或進而與先王同其善也雖曰諫行而言聽臣與有榮焉然而善則歸于君也或退而與後世同其陋也雖曰諫不行而言不聽臣與有辱焉然而過則歸于君也此等意在題外然細玩口氣則又本之題中妙体心曲可為晏子傳神此先輩作文之旨

趣也

善為文者脩意不善為文者脩詞脩意者意到而詞自工脩詞者詞勝而意反隱如王緱山三軍可奪帥也一節講云使人而可恃天下孰有強于三軍之帥者哉然帥且寄命于三軍而何得以有其軍三軍且懸命于敵國而又何暇于衛其帥故有兵將相疑而為敵資亦有兵將相用而為敵擒者此其奪之誠易而時强時弱誠不可必矣此等會文切理初若不脩詞者然意既懨到詞亦精工以是知脩意之為上也

題中有大意有小意有正意有旁意大率會元卷過人者只緣別人用小用旁渠能用大用正耳如丙戌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一節十八魁講無所苟處儘有奇思警句但仔細看来多是小意旁意裁會元講云思內庭廣衆其耳目最難掩而兢兢乎擬之後言惟恐名與寔違或上乖乎國紀忠天下後世其聽睹為至公而惕惕乎慮然後發惟恐實因名紊或下拂乎人心曰內庭廣衆曰天下後世曰國紀曰人心皆是正大議論且地步占得廣自然包涵得多較之他

卷便自冠場

文字有實意有虛意窮形盡象寔意居多而點景寓褱虛意爲勝大抵意寔則顯露顯露多有粘皮帶骨之患意虛則渾含渾含卻有涵詠不盡之旨虛寔相須意斯至矣王元美云有意無意之說都是文章妙用夫有意斯其意不墮空虛無意斯其意不著色相此虛實之用所以爲妙也

文字雖以意爲主然詞亦不可不脩蓋詞以達意詞不脩則意或不能達矣故詞之粗者須脩之而細俗

者須脩之而雅陳腐者須脩之而清新嫩弱者須脩之而蒼勁音韻者須脩之而諧和句硬者須脩之而順暢大抵辭貴典顯貴簡確貴流麗忌深晦忌冗蔓忌鄙俚率易而不精不琢煉之過也荒蕪而不潔不淘洗之過也操觚之士慎毋草草

詞不雕刻則不工然過于雕刻則傷氣詞不敷演則不腴然過于敷演則傷骨皆學力未竟而結撰之不精也必工之以推鑿繇之以鼓鑄彫刻而不見其痕敷演而時露其形斯不襍不浮稱詞之善矣

詞要音響、聽之如敲金戛玉、詞要色麗、觀之如明珠散錦、慶曆以來、獨黃婺陽號為極工、其鄉會卷無論已、近日程式諸作尤為精麗、如李文子三思而後行一節、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等篇不惟格法純美意理精至、而其敲調之鏗鏘、詞華之藻麗、直令金石失響、綺錦奪色、一時推琢讓工、組織遜巧、真舉業詞宗也、

詞不可以不脩、亦不可以過脩、脩之過則必修其詞以為富其究也失之冗必縟其詞以為麗其究也失

之雜譬之翦綵為花非不燦爛可觀而生意索然殊無真趣所謂美女塗脂反隱本相則又詞之意也故說理之詞不可不脩若脩之而理反以隱則寧質無華可也達意之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則寧拙毋巧可也修詞者其審之

脩詞有四義曰刪繁而就簡也斂華而就寔也化腐而為新也變庸而為奇也故裁翦之工點化之妙修詞者尚之

詞欲極新不欲杜撰詞欲極古不欲蹈襲然新而不

至于杜撰斯其新也古古而不至于蹈襲斯其古也新

剽竊古語粧點時文掇拾綺詞緣飾經傳最是舉業大病痛蓋初用之猶覺新奇再用之便成腐爛矣之創用者一人而轉效者百千尤可厭也今時文中竊用古語如今天下猶趨云云哉非獨主德茂也蓋亦由臣力焉始未嘗不云云而後稍淩夷也自古云云而名湮沒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士稱焉所由殆與云云異矣其素所蓄積也儻亦有云云之思乎

猥與云々同類而共稱之也諸如此類原是太史公佳句但近来勦用太多一見令人可憎余嘗謂太史公千古高文為後人剽掠殆盡至令人厭惡剽掠並跡原本殊為可恨

詞必根委于六經少潤色以子史然後高而不失之玄奇而不失之詭今之脩詞者厭常喜新是矣但六經棄之弗遵也傳註屏之弗用也始用子史之雅馴者今則撦取惟僻矣始竊老莊之近似者今則顯用空玄矣附會穿鑿離經叛道經義之獘于斯為極有

志者不可不痛懲之也
格者体格也、文之有体格、猶屋之有間架也、作屋者鳩集材木、必不冐做、必先立一間架、定其高下幾何、淺深几何、廣狭几何、其材何者為柱、何者為梁、何者為椽、一一料理停當、然後引之繩墨、絜之規矩、竪立起来、方成一座好屋、若不先定間架、便操斧斤、後来竪立時、必至顛倒錯乱、無所錯手、做文字亦如此、題目到手、便仔細思量、其綱領何在、其節目何在、其分截何在、頭上或該用提掇、不該用提掇、中間或該用

過接、不該用過接、末後或該用收繳、不該用收繳、其處當重當詳、其處當輕當畧、前後多寡、一一想定、使一篇大概、了然于胸中、然後下手做去、始得穩妥、若初時依格不定、做到中間、必至擾亂、即去反復改易、終不停當、以是知立格乃行文要務也、先輩杜靜臺論之極詳、余撮其大要如此

文字初時布置、雖有定格、至于中間、離方遯員、生無化有、全要活法、如奕棊然、每一局各有一格、然其中離合進退、與攻擊應援、又自有變動、而不拘、聯屬而

無間此局中之妙机也不可不知
杜静臺倘論諸格而又撮其難者六格一曰一滚格
二曰連珠格三曰中紐格四曰兩翻活格五曰兩扇還
對格六曰影喻格推原引喻可謂深切明著矣余意
初學欲窮变化須從单題下手蓋单題有提有反有
小講有大講有繳有束而其中操縱闔闢抑揚起伏
與錯綜頓挫之法抛捌轉折之勢無不畢具能盡单
題之变其餘則舉而措之耳大抵单題体分八比勢
難一直到底須層叠其意反覆其詞馳騁其步驟紆

迴其波瀾如登層臺上一層更有一層而委曲周旋
有無限轉折如泛江河行一灣更有一灣而蕩漾縈
洄有無窮波浪斯爲盡制部青螺云單題貴前不突
後不竭如溪壑之水漸入江淮〻〻之水漸入河海
其中瀲灔滔騰疊見層出始稱奇觀若突然起驟然
涸便不佳矣前輩唐瞿諸名公得其宗旨厥後源流
相承益窮変態如金閶野舊令尹之歐二句張小越
曾衛之歐兄弟也余漢城有童子以黍肉餉黃葵陽
彌子之妻顔涇陽孟子見梁惠王郝楚望子汙有其

塲苑主緱山有求全之毀等篇詞意層疊如雲蒸霞蔚可謂曲盡小題之妙境矣初學熟讀細玩自當有得

文字格局各像其胸襟胸襟不同則格不同局大凡有一樣提掇必有一樣應接有一樣鋪敘必有一樣收拾裁制天成不可移易如辛未會試生財有大道一節鄧定宇于中四句不用提掇故四比分做黄葵陽用提掇故二比合做鄧既于中間做四比則末句不得不做二大比若更作四比則瀾散矣黄既于中

間做二比則末句不得不做四小比若復比二比則窘束矣此裁制自然之局不可得而移易也

格有須鍊而後成者有不假鍊而自成者鍊而後成者人力結構之巧也不鍊而自成者化工渾成之妙也大抵會元卷格法多是自然天成即有鍊者而渾融純雅初無鍛鍊之迹若魁卷便鑿鑿逞巧咄咄露奇雖見匠心終之天致讀鄧定宇李九我會試卷便知元之所以為元矣

文字妙處全在机文之有机猶車之有軸戶之有樞

車無軸則不能轉旋户無樞則不能開闔文無机則不能運動故行文之法有操縱有闔闢有抑揚有起伏有頓挫錯綜有轉折呼應変化百端不可窮詰而其要一本之乎机〻不熟則文不可得而工矣是机也摩盪于氣調之中以無而動有者也斡旋于詞格之內以虛而運實者也譬之發矢者之以括運斤者之以巧心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已可得而能人不可得而受是在善學者自得于言意之外耳

楊靜臺先生云辭格有象氣机無形有象者實〻則

虚無形者虛〻則活故机者虛活之名也譬之弩之弦由寸木而撥而寸木之所以可撥者以其木旁之虛也虛則活〻則撥轉而無礙矣又比之舟檣之帆有轉軸焉軸非自轉也以其心之虛活也車心之端有轉輪焉輪非自轉也以其中之虛活也前使實其中而不虛聯其中而不活則雖奡為之操舟而帆不能以上下王良為之御車而輪不能以進退矣其何以行之哉此机之說也

机之為物也取其負也不圓則引之不前推之不後

不滑謂之梲矣故論机者比之走盤之珠〻圓也而又走之于盤則極其圓矣此机之所以爲妙也古人如宜僚之于丸張旭之于草公孫大娘之于劍皆只是一個貨机便妙絶古今文机而貨有不撞絶一時者乎

第鹿門先生云勢者一篇呼吸之梲也犬將提百萬之兵以合戰其要只在得勢〻〻者百戰百勝學者爲文亦然故予嘗讀史記至項羽之救鉅鹿其所引軍渡河破竈沉舟持三日粮示士卒無生還意已而

人皆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諸侯旁視者十餘壁人人惴恐卒之覆秦而霸諸侯者羽能呼吸三軍之氣以馳驟之其勢也他如光武昆陽之戰周瑜赤壁之戰謝玄淝水之戰皆然大略善將兵者操百萬之兵如左右手善為文者累數千百言如探喉而出擧業亦然得其勢則相題沿情如風之掣雲泉之出坎蘇文忠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不得其勢則語意窘澀扣之不成声矣文勢要舒展要跌蕩一孝廉嘗以文示余見其篇篇

嚴整一股之中幾無剩句一句之中幾無剩字忽覺筆勢微蹇余為之題其尾曰作文要方員互見長短錯出得其意不必語語求工乘其勢不必比比求整若大意既得大勢又好即是上乘文字即瑕瑜不掩不失為大家也斯語雖偏駁然欲擴充文勢須如此

文勢要擴充又要自然長短豈約各隨筆力所至不必勉強況虹臺云題可生發者不害其為長無可生發者不害其為短今欲矯其所短而使之長非有冗股則有冗句矣矯其所長而使之短非意未盡則辭

不滿矣故寉跉雖長不可斷凫跉雖短不可續皆自然之勢也

要知文勢須知步驟要知步驟須知操縱如御馬者然馬之奔逸絕塵而一日千里者非獨其筋力強也所爲步驟素習耳步之馳驟周旋而投向無差者非獨其性休馴也所爲操縱有法耳操縱者正度于疾徐之間執節于進退之際所以閑其步驟範其馳驅而成其取道致遠之能者也若操縱無法則當疾不疾而縱之使緩勢必趑趄而不前矣當緩不緩而操

之使疾勢必突蹶而多變矣安望其一日千里哉御爲若此行文亦然文字中意有當重發者有當輕叙者氣有當急遞者有當緩鋪者惟于重者急者操之而于輕者緩者縱之斯低昂符其度疾徐中其節促之而驟雨飄風舒之而行雲流水此文之勢也使操縱一失則步驟必亂步驟既亂則筆勢必乖其于文也非渙散而不收則跼蹐而不展矣欲其闔闢出入之如意也得乎此最行文大机括學者不可不習每見朋友輩多不曉故為之詳喻若此

文字有格同理同詞意同而高下懸殊去取頓異者調不同也調何以言哉如作樂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與音矣乃分之而各一其音合之而總協其韻金玉相宣宮商迭奏高下疾徐各中其倫而不亂者有節奏以成其調也作樂而無調即衆音齊鳴不成聲矣作文而無調即縣辭錯舉不成章矣是調者文字之節奏也不可不知也

所謂調者何也氣欲優游而不迫音節欲計和而不乖條理欲分明而不亂脈絡欲繼續而不絕斯四

者分聽之而曲極其致合聽之而共成其雅是即所謂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以成也是之謂調也

夫調亦難言矣文有輕重低昂之法而劑之不合其度非調也有緩急疾徐之節而循之不按其則非調也有虛實淺深之致而導之不中其竅非調也有離合出入之端而理之不得其緒非調也有抑揚起伏之勢而操之不得其機非調也有操縱呼吸之概而挈之不得其略非調也有頓挫鏗鏘之音而叩之不得其響非調也斯皆文字中自然之節奏習調者不

可不究心也

調不欲襍陽阿薤露與白雪陽春須各窮其響可也舉業之調工者先輩無如瞿昆湖其調優柔而温厚其次莫如黄葵陽其調響亮而鏗鏘近時莫如李九我其調和平而悠雅茲三公者調各不同總之皆激羽流商也學者按而習之其于調也思過半矣

文之有法也猶器之有規矩準繩也離婁雖明公輸子雖巧然而舍規矩則不能為方員外準繩則不能為平直何者無法則無所恃以用其明巧也爲文而

不以法是制器而不以規矩準繩也即有聰明心思無所用之矣

夫法者何也猶禦水者之有堤防用兵者之有部勒所以整齊約束而納之範圍者也禦水無堤防必有衝決之患用兵無部勒必有潰亂之虞行文無法律必有氾濫之病故縱横者勢也馳騁者步也而所以制其勢而不使之蕩閑其步而不使之軼者法也反覆者意也變化者格也而所以約其意而歸之于宗裁其格而歸之于正者法也是法者尺尺寸寸高者

不得有所增、甲者不得有所減也。

大法有四、曰篇法也、股法也、句法也、字法也。四法不明、文不可得工也。要之篇法如製錦、要在絲理分明。股法如美丸、要在轉移貪妙。句法如獻金、要在音節響亮。字法如琢玉、要在刻畫精工。此大概也。然而字法在句法之內、句法在股法之內、股法在篇法之內。篇法妙則股法自貞、股法妙則句法自穩、句法妙則字法自工。二以貫之、非有二也。至於破承有法、起講有法、提掇過接、小講大講、收繳束結、俱各有法、詳載

了凡彀率中學者一一窮之斯不乖于法矣

要法有六曰操縱也闔闢也抑揚也起伏也頓挫也錯綜也何謂操縱弓之一張一弛者是也何謂闔闢户之一閉一啟者是也何謂抑揚舉之一卑一高者是也何謂起伏竟之一出一入者是也何謂頓挫砌疊者之勢陡更易縫相參差者是也何謂錯綜組織者之一左一右一低一昂者是也文字千变萬化雖無定法大要不越是六者能盡六者之变縱筆所如無有或差者矣

法要謹嚴亦不要太嚴繩削太過則筆勢必窘法嚴累氣理所必然耳譬如寉舞空庭則翩躚可愛而樊𢶍太窄則羽翮不揚矣驥騄康莊則追逐如風而銜勒太急則步驟不舒矣大抵法不嚴則文不整渠法太嚴則文不疏蕩寬嚴相濟操縱兼施斯善用法者也

法之体方而法之用員故立法欲死用法欲活如輪扁斲輪豈能不循規矩至其甘苦疾徐得之心而應之手則又巧遲規外而法極無跡者也文字安排布

畧雖有一定繩墨，至于操縱闔闢之盡變，離合出入之盡神，非活法不能。若執極而不變，則拘泥而不通矣。故用法而不泥于法，斯巧于用法者也。作文要有趣。文而無趣，即布置安排，盡合繩墨，結構組織，具極工巧，而玩之若嚼蠟，聽之若卯年，有何可取？何謂趣？意之所不盡而有餘趣是也。昔人謂听鍾而得其希微，栗月而思游汗漫，此善于形容者也。即以樂喻，鐘鼓管籥，雖各異音，然而音各有韻，惟有韻故聽之者鏗然盈耳，怡然會心，若戛然作，寂然止，響

無餘音々々無遺韻則聽者倦矣此趣之說也
趣者味也文之有趣味猶食之有滋味也食無滋味
即珍錯滿案不可人之口文無滋味即璀璨盈篇不
懨人之心何者其中固無可咀嚼也然趣從蘊藉中
流溢者也非可強探而得必學問充積之深義理演
貫之熟然後發之意々有餘旨出之詞々有餘味不
然中無蘊蓄外必索然如釀酒者既不須麴蘗之美
又不俟醞釀之熟安得有好滋味
要知文趣須知行文厚寔之法文字体貼發揮雖要

着實至于玲瓏寫意見鏡花水月之趣往往于虛處得之有用實意發揮者有用虛意游衍者有用實語襯貼者亦有用虛語點綴者有用實字填塞者亦有用虛字斡旋者蓋不實則浮而不切不虛則累而不逸實不着相虛不落空文章家妙訣也昔人有云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章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微哉言乎學者所當默會也

文之有致猶身之有儀夫均一身耳其耳目同口鼻

同四肢百骸盡同然有望之而可敬即之而可愛者有望之而可鄙即之而可憎者何也其威儀不同也人而無可象之儀斯容貌不足觀矣文而無可挹之致其詞藻無足道矣

致者風神中之作用非可力索而能也即如一般樣人其一人風神爽朗則其舉止態度自然飄逸其二人風神昏庸則其舉止態度自然齷齪即欲勉強學他便費許多矜持且粧做出來畢竟不像可見文字風致全由精神中煥發能聚精會神始可與言致矣

文字須輕徐敷衍方有致若操持太急筆削太嚴則風神拘窘致安從生故善作文者惟于關鍵所在如提掇過接收繳處極力結構其餘只隨手稱意平平衍去便覺步驟舒徐風神瀟灑且見文字有操縱若一步一趨一句一股皆要着力則束縛困若之狀滿篇皆是矣如人威儀舉止當于見賓承祭時費些矜嚴其他平常起居燕必安閑舒散若時時刻刻都要矜持雖恭而不泰矣即夫子在朝廷則色勃足躩及燕居則申申夭夭是何等風致

文字要有天然之致夫風行水上無心于文而文自生試觀天地鼓鑄萬物形形色色莫不各極其巧而造化者初非有心雕琢之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此至文也即以詩喻詩三百篇大都出于里巷歌謡不假雕琢而情景宛篤義意切至何等天然後世按法度較聲律思索愈苦推敲愈工而情景愈遠義意愈離始知文字推敲非工不推敲而工者乃天下之極工者也鏤刻非巧不鏤刻而巧者乃天下之極巧者也藻繪非麗不藻繪而麗者乃天下之最麗

者也．袁了凡云文字過而無過行而無行伏而忽起斷而若絶蘇東坡云．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文而至是即晴雲卷舒于空中．落花蕩漾于水面不能喻其天然矣．荊川先生謂文字．非但做之為高而所不做亦為高大做之高則工夫推琢之致也．而不做之高則神化自然之致也

文字要玲瓏．全在寫景．然景由境生者也．欲臻妙景須履寔境．如山水自有山水之景草木自有草木之景雲霞自有雲霞之景須以身涉其趣．神契其妙方

能形容逼真然謂之曰景又不可以形迹言也須以虛意游衍以微詞點綴若有若無若遠若近如畫工圖物望之色相儼然而即之形質無有斯為佳耳若直露形迹者成麤淺前輩謂鏡花水月可玩而不可捉此善言景者也

景由境生亦由情會此自人懷抱中來故光景要好須意興要佳意興要佳須胸襟要大且如蘇長公赤壁二賦抽寫光景何等逼真而要其當時襟次真有齊萬物為一体通古今為一息者若非有此胸襟安

得有此光景可見文章出自襟懷彼齷齪者安能

景不必求之太深天地間事〻物〻各有自然色態

各有天然景致能以意會即輕風淡月淺水蘆花點

自成景故曰目前之景為景更真

五色錯綜乃成華采經緯就緒乃成條理此文章之

所由名也故文必有采文之有采也猶金之有成色

玉之有寶氣也金無成色與銅鐵奚殊玉無寶氣與

瓦礫奚異文無光彩是亦銅鐵瓦礫之類也何足貴

乎嗚呼劍埋豐城氣衝牛斗文有精采豈不射人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八終